

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/ 夜光杯

欲说去年事

庚子新春前夕，一场百年未遇的疫情突袭武汉，数万名白衣使者陆续从四面八方驰援武汉。凝视电视屏幕里医务工作者从容、镇定神态，不由想起当年“甲肝”流行期间，身为医科大学实习医生，亲身感受医生护士专业精神与责任心。故突发奇想，是否可以敦请《可凡倾听》嘉宾手书若干心语，祝福奋战于一线医护人员，为他们加油鼓劲，也助力于舒缓社会焦虑气氛。此时正值新春佳节，心中并无把握，究竟会获何种反响？不料，发出“英雄帖”不到两小时，便受到二十余位文学艺术家回复。陈凯歌陈红夫妇写到“每次看到我们的医生、护士奋力救治新冠肺炎患者画面，都被深深感动，震撼！他们是战士、勇士，拼着自己性命去拯救他人……”；孙俪“心语”为“白衣战士是这个时代最可爱的人，期待你们平安凯旋”，并在签名处画上一个致敬的小孩模样；而万茜则对白衣天使说道：“感谢所有的‘留守’，致敬所有的‘坚守’”，同时，手绘一幅医护人员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形象；身为拼写人，王凯一段话语击中心灵，“我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我知道你为了谁，谢谢你”；谭盾正在香港地区参加音乐论坛，便顺手在一张五线谱上写下赤诚祝福；刘涛正在阅读剧本，情不自禁在剧本空白处留下“请保护好自己”的叮咛。与九六岁高龄书画大家黄永玉先生聊及疫情，老人家激动万分：“电视上听到医生们的豪言壮语，觉得我们中国人活得有气势，我一定要据此作画。”大约两个小时光景，永玉先生传来照片。画面上，黄老站立在红发旁，手举刚完成的作品：醒目的红十字旁，是象征胜利的“剪刀手”，并配上“中国人活得有气势”字样，读来心潮澎湃。细细品读嘉宾留言，句句话语都呈现他（她）独特个性，能感受到面对灾难人们心中的颤动。个人力量固然有限，但集结成一股潮流，便坚不可摧。

面对疫情，如何科学防控，至关重要。

傅聪先生走了

傅聪可以说是在海外成名最早的中国钢琴家之一，他也是集上天眷顾和多舛命运于一身的传奇人物，他1954年初远赴波兰学习，1955年获肖邦钢琴大赛铜奖及最佳玛祖卡演奏奖，少年得志。他终究是一个中国人，深藏在心底强烈的爱国之思从未曾稍减，和老爷子聊便能感受其内心那澎湃的情感。

从1981年傅聪回国开音乐会开始，他便将自己积累几十年的演奏经验教授于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。我弟弟当年在上音钢琴系求学，记得有一年傅聪给他上大师范，曲目是贝多芬110钢琴奏鸣曲，我偷偷地坐到上音剧场的后排蹭课。傅聪授课中竟然时不时地蹦出几句上海话，他边弹边唱着旋律亲自演示，课整整上了两个小时，收获是终身的。

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至2010年前后，傅聪多次到上海开音乐会。我幸运地和傅先生有过几次长谈。印象最深的是他讲自己执拗的性格。傅聪说，他执拗并不是说了执拗而执拗，他只是坚持原则，这和他受的教育有关，与他做人的原则有关。傅聪说自己身上父母亲的性格影响各占一半。母亲的性格比父亲好很多，很温柔，比较菩萨心肠。母亲的那部分让傅聪变成比傅雷有更

黑花的启示

黑花出生于去年的2月28日，卒于11月17日，活了八个半月。黑花生前我是非常喜爱它的，漂亮又可爱，温顺柔和的性格，可惜的是寿命极其短暂，无可奈何。

黑花是一只小花猫。它的妈妈是一只流浪猫，取名帽帽。我收养帽帽的时候是从楼下把它抱上来的，来了几天就开始拉稀，送到医院住了三天病好回来了。回来后性情大变，见人就躲，眼睛里满是警惕与不信任，谁也不跟，连我在内。应该是在宠物医院里被医生打针喂药引发了对人类的警惕吧？总之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无法接近它了。结果就是，我抓不到它，等它发育成熟以后我也无法送它去做绝育，只好由它去。然后，待到家来了一只离家走失的特大号胖美国短毛、顶尖漂亮的公猫大脸之后，一公一母俩猫珠胎暗结，生下一窝四只小猫，其中一只就是黑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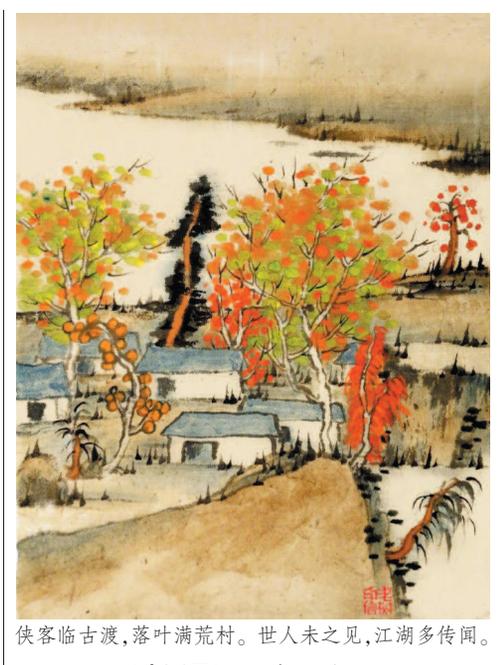
小猫长到两个半月后，都一一送人，只留下了这只我最喜欢的黑花。一是因为它其他几只猫体质都弱，需要好的照顾。曾经有一段时间，我看到帽帽躺在那儿，身边围绕着它的孩子们，只有小小的黑花孤零零地缩在一边。我

过去把它抓在手里，发现它的毛湿淋淋的，显然是它尿了，可帽帽不管它。一般说动物的生长优胜劣汰，必定是小猫体质不好，猫妈才会对它有所弃养的举动。而我当然不会放弃黑花，用热水洗净它的小身体，给它喝羊奶，然后又放回帽帽的身边。帽帽这才继续喂养了它。

黑花慢慢长大了，这是这一窝猫里最漂亮的一只，毛色一层一层的黑里见灰，两腮的毛尤其蓬松，向两边张开，包着它的大眼睛。眼睛十分灵动，非常喜欢亲近我，每天都蹦蹦跳跳着甩着狐狸一样的大尾巴滚来滚去找我要吃的。两个多月以后，几只猫都被朋友要走了，我只留下了黑花。黑花八个月时，我送它去宠物医院做了绝育手术。这也是我养宠物一贯的原则，不想让它们受繁殖养育之苦，安静无忧享乐一生是它们最好的生活意义。可是没想到，对黑花来说，似乎是催了它的命。

我家的另一只猫咪蓝宝，一只纯种英短，就是在六个月的时候做的绝育。蓝宝做了绝育，反应良好，一天就恢复了淘气的本色，上蹿下跳一如往常。直到现在，两岁半，体重也长到了十斤。

黑花八个月大做的手术，做完之后状况挺好，吃



侠客临古渡，落叶满荒村。世人未之见，江湖多传闻。

(中国画) 老树

与平时无异，很快恢复了常态。当天就开始找我要吃要喝，还在我打开卧室门的时候偷袭地窜了进去，四处走动，像个巡视员。我想着它和蓝宝是一样的健壮。

但是大约十天以后，忽然有一天，黑花吐了，吐的是白沫子。猫经常吐，主要是吃东西吃猛了，吞咽太快造成的。我把呕吐物擦掉了，但是发现他还是吐，而且精神开始萎靡，蹲在角落里发蔫儿。根据我的经验，那绝不是肠胃的小毛病，它是生病了。第二天，我带它去了动物医院。医生给它做化验，告诉我结果，我傻了。

黑花得的是猫瘟！医生说非常凶险，这是猫病当中最可怕的一种，具有特别强烈的传染性。黑花当天留医住院。我回家进了门就兑84消毒液，给家里的每个角落消毒杀菌。因为医生嘱咐我，你家好几只猫咪。当务之急是消毒，这是传染病啊！这活真吓得我不轻，我想起正在肆虐人类的新冠肺炎，“传染病”这几个字简直就像催命符！黑花在住院四天之后，医生发给我微信说：黑花走了。它没撑下来。最可怕的不是这个，医生还告诉我，黑花留医那天，我曾经抚摸过的一只小花猫被传染了，第二天就死了。还有医生家

出边出沿

儿时有一回，我们一家去一里路外的外婆家串门，回来时已是黑夜。父亲举着火把，我们一起走夜路。乡间的路本就不宽阔，而我却欢喜在黑夜中也走路蹦蹦跳跳，还不时东触触西触触，又用脚去踢路边的一颗小石子，一路走一路踢。

父亲终看不过去，停下脚步，责备我。说这样黑的夜路，不端正走是为何？我忽见火光停住，就转过身来，见父亲表情严肃，只好默不作声。

父亲见我低头，说，走路要走正中间，不可走到出边出沿，这是正道。做人亦是一样。路走歪了，就像这走路走到了出边出沿，是要跌落悬崖、跌落溪坎一样的危险。总是走在正中间，不至于出理出格，被人唾弃。

父亲又说，走路就是走路，不可一边走路一边东触触，西触触。做事情亦是一样，要做得端庄郑重，不要这个做做又那个做做，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做成功。

“做人做事都做得好了，你长大了才是个有用场的人，晓得没？”

夜路中，我点点头。觉得这周围都黑洞洞的夜色亦是郑重。天地万物此刻一同静默不语，自有一份端庄。走路原和做人做事，是一个道理。父亲那次的教诲，我终不敢忘记。于是对这“出边出沿”一词，就专门记得，印象深刻了。

玩银杏叶的孩子

汤世杰

传给了我。那是跟他一样的儿时的快乐，一种真正的、无邪的、没来由的孩子的快乐。

想想，那片银杏林落叶很厚，积德也厚。银杏斑斑，谁不想在那样的美景里留个影呢？只是一人成年，事情就变了，年纪已去，却要作青涩状；穿得周吴郑王的，却要作洒脱状；身佷着树干，手里还要捏一两片银杏叶，作凝视状。其实换一种玩法，比如在落叶里随意走走，坐坐，甚至打个滚啊什么的，都好。可惜他们只是摆拍，拍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专注，眼神飘忽，闪烁不定，心里想的，是跟银杏跟落叶跟大江大自然完全不相干的事。

而这个世界上，唯有专注，才是真正的美。

见过一幅张充和先生写字的照片，那样子，真是好看。我说的好看，不唯在她的一手

隽秀小楷，而在她写字的样子——幅面不小，她几乎俯下了整个身子，身影前倾，头发花白，目光深情，全神贯注……那样的专注让我不由心里一动，想，生命里到底有些什么我说不上来，但必是要有一点专注的。就像一支毛笔，写字时，笔锋必须聚拢，一旦散乱，大抵无法写出好字，画出好画——特意把笔弄成散锋以追求另类效果者，自不在此列。一支新毛笔，笔锋完好，是“专注”的。好的笔锋其实也就几根毛，却带着整支笔，牵动着整个生命的指向。用得久了，笔尖磨损，发叉，聚不了锋，就不好用了，高明者须会调锋。如果生命是一支笔，“专注”便是那支笔的笔锋。张充和先生写字时，除了那张宣纸那幅字，世界于她仿佛已不复存在，就像那个玩银杏叶的孩子，除了银杏叶，世界已不复存在一样。

是了，世上最好看的模样，正是你专注投入时的模样！童年是回不去的了，专注倒可以重拾。快乐或成功，都来自那样的专注，比如聚精会神写字的张充和先生，还有那个玩银杏叶玩到忘形的孩子……

